

弑父弑母前,杀人狂魔狠心杀害妻女

出于对生身父母的痛恨和无端猜忌,他多次预谋杀死他们。为解除杀人的后顾之忧,在弑父弑母前,他先将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勒死,然后用更加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将自己的结发妻子杀死、肢解……什么因素致使犯罪嫌疑人如此惨无人性?



朱大鹏被抓获

学生路上发现神秘箱包

2006年12月20日,天刚蒙蒙亮,一群早起的孩子嬉闹着向西寺坡中学走去。行至101省道西寺坡路段处,一个学生忽然用手指着前面不远处同伴说:“你们看,前面有人在从车里搬东西。”透过朦胧的晨雾,他们依稀看到一辆长途汽车停靠点旁停了一部浅蓝色奥拓出租车,一男子正

吃力地从车上往外搬箱包。不一会儿,这辆车丢下几个箱包后绝尘而去。几个孩子四周围观,确定附近无人接应这些箱包后,好奇地围了上来……

安徽省宿州市■桥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队长陈曦接到西寺坡派出所所长王启新的报警电话时已是上午8:30。他问王所长,发现什么情况了吗?王所长回答,箱包上了锁,但上面有不少血水渗出。陈曦思索了一下告诉王所长,你用工具撬开一个箱子看看。一袋烟工夫,电话再次打来:“箱包内发现肢解尸块!下一步咋办?”王所长问。“看好箱包,保护现场,我们马上到!”

9时许,一辆辆载着公安局领导、刑侦、技术人员的警车,拉着凄厉的警笛,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抛尸现场。

箱内是被肢解的女尸

刑侦技术人员刘忠用专用工具打开了现场遗留的两箱一包,小心翼翼地覆盖在表面上的衣服取出来,箱内白晃晃的尸块立即映入干警们的眼帘。现场的惨状让这些久经沙场的公安刑警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在紫红色箱包内,整齐地摆放着两只胳膊和两条大腿;另一个大红塑料箱包内除了尸块外,干警还发现了一张16开的白纸,上面用钢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淫妇的下场。在一个布包内,塞着几件女孩衣服和人体内脏。只是被肢解者的人头不见了踪影。忽然,刘忠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寸三连张,相片

上是一位长相端正、面貌平和的青年男子。这个不请自到的照片,让干警增强了破案的信心——此人即使不是凶手,也起码是个重要的知情人。宿州警方当场成立了专案侦破组。

丈夫杀了女儿妻子不报警

12月20日上午,专案组经过拼接,确定现场箱包里的尸块为一女性,年龄大约三十四五岁,身高1.6米左右,死亡时间大约在72个小时。可能是因感情纠纷,为泄愤而导致的凶杀案发生。

2006年12月29日下午,蔡家村村民蔡红花(化名)和其堂哥到栏杆镇派出所报案,称死者可能是其姐蔡红莲。

在栏杆镇派出所,死者妹妹告诉干警,姐姐已经失踪多日,两个外甥女也未见到,而报纸和电视上公布的死者衣物极像自己姐姐和大外甥女的。蔡红莲堂哥告诉干警,朱大鹏与其父母闹纠纷,两年前就携全家搬到宿州市居住了。朱大鹏靠开出租车赚钱养家,其妻蔡红莲在家带孩子,大女儿在宿州一所中学念初一。

蔡红莲堂哥和其妹提供的情况再一次印证了警方对朱大鹏的怀疑,事实上早在12月25日下午,专案组已经将视线盯在朱大鹏身上了,因为栏杆镇柏山村村民反映,现场留下的男人照片就是本村的朱大鹏。

经专案组秘密调查,嫌疑人朱大鹏自几年前与父母发生矛盾后,遂携妻子蔡红莲和两个女儿到宿州城区开出租车谋生,但近期其突然不知

去向。经进一步侦查发现,自10年前至今,朱大鹏与其妻经常闹矛盾,原因是蔡红莲发觉朱与同样开出租车的一名女子秘密同居。侦查人员走访蔡红莲大女儿所在学校的班主任,班主任反映:早在2006年10月朱大鹏就将其女儿转学了。不久,小女儿也不知去向。种种迹象表明,朱大鹏的两个女儿可能遭遇到了不测!

同样焦躁不安的还有一位女人,她就是与朱大鹏秘密同居的周芹。今年32岁的周芹是■桥区城东乡人小周村人,三年前同丈夫一道进城开出租车谋生。在学习驾驶时与朱大鹏相识,后来两人在城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过起了地下夫妻生活。两个人经常带着女孩逛商场,下馆子,俨然是一家人。朱大鹏有什么话也从不会瞒着身边这个痴情的女人。朱大鹏有一次向周芹透露,自己同父母有着极大的矛盾,早晚会将父母杀掉,但又担心自己妻子和两个女儿以后生活无着落,会被别人看不起,从而产生先杀掉自己女儿、妻子,无后顾之忧后再杀掉父母,然后同周芹结婚的想法。

2006年10月,朱大鹏就将杀死两个女儿及埋葬地点的事告诉了周芹,周不信,朱大鹏还特地开车到老家宅基地,指着埋女儿尸体的地点让周芹核实验。为了“爱情”,这个糊涂的女人非但没报案,反而资助情人一千多块钱让其“外出散心。”

与周芹有着同样糊涂细胞的还有后来惨遭朱大鹏分尸的蔡红莲,去年10月,朱大

鹏同样将杀死两个女儿的经过告诉了蔡红莲,蔡红莲震惊之余哭骂了句:“你的心真狠!”便再也没有下文了。当时朱大鹏告诉她,之所以杀死女儿,就是为了轻装上阵灭掉父母。同样为了自己所认为的“爱情”,蔡红莲强忍悲痛将失去爱爱的消息封存了起来。

杀害妻女之后潜逃上海

12月20日,朱大鹏抛完尸后,乘火车逃离了宿州,在上海虹桥某施工工地安顿了下来。朱大鹏深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杀人的事早晚难逃法网。他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被抓的时间能稍晚些,通过打工赚些路费钱,然后潜藏回家,亲手杀掉自己父母。

他说不清自己同父母为什么有着莫大的仇恨,只是感觉父母从小就偏向自己弟弟。有两件事至今让他难以释怀,也是他必杀父母的理由。一次是1992年发大水,全家从低矮处搬到村子里高水安家,自己将吊扇拿出供全家使用,谁知先杀掉自己女儿、妻子,无后顾之忧后再杀掉父母,然后同周芹结婚的想法。

回想起自己亲手杀了两个女儿,朱大鹏心里就一阵阵绞

痛。2006年中秋节,他回到栏杆镇老家过节时又与父母发生矛盾,他便下决心除掉父母,然后同心爱的女人周芹结婚。2006年10月26日,朱大鹏以“带两个女儿出去玩”为由,开出租车将10岁的大女儿朱梦楠、2岁的小女儿朱梦阳带至宿城二中心广场,将提前准备好的两瓶掺有安眠药的“娃哈哈”钙奶,交给两个女儿分别喝下,半个小时后,两个女儿沉睡过去,朱大鹏将女儿搬到车上,将车子开到郊区空旷地带,用事先准备的尼龙绳先后将两个女儿勒死。又于27日深夜,开车来到老家朱寨村,将两个女儿埋在自家宅基地里。

1996年大女儿出生,朱大鹏怀疑女儿是自己妻子与父亲乱伦的结果,但又苦无证据,乱伦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这也是朱下决心杀死老婆的最大动因。2006年12月19日晚9时,朱大鹏将妻子蔡红莲从杭州带回宿州,在租房内让其妻喝下了掺有安眠药的饮料,见其昏睡,遂用提前准备好的尼龙绳将妻子勒死,随后肢解尸体,并将其头颅抛至北沱河内。第二天他将肢体和躯干装入早已备好的三个旅行箱包内,在宿州市火车站租了辆出租车,趁着灰蒙蒙的晨雾,将箱包遗弃在路旁,当夜畏罪潜逃上海。

2006年12月30日凌晨1时25分,在上海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潜逃10天的朱大鹏被宿州刑警按倒在上海虹口区一建筑工房内。

《合肥晚报》供稿

癌症加上“佰易”,一个家庭历经两次恐慌

1月4日下午,确定不是癌症的格格重新展露久违的笑容。很快,这个家庭再次面临“佰易”事件带来的恐慌。

短短两个月里,因为只有16个月大的孩子两度踏在生死边缘,整个家庭也再度陷入恐慌。

起初,孩子被怀疑是恶性淋巴瘤晚期;之后又迎面遭遇了佰易事件带来的恐慌——治疗过程中她被注射了5支佰易丙球蛋白。

父亲说,如果孩子真的患了淋巴瘤,那是天灾只能认命,但佰易事件则是人祸,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尽管癌症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针对佰易“后遗症”的化验结果也显示,孩子目前没有患上丙肝。但家人仍然为孩子担忧,因为咨询过的专家们都说,即便如此,短期内仍不能确定佰易是否已伤到孩子。

24斤的孩子,25克佰易

去年12月2日,夫妻俩在女儿脖子右边触摸到了中指指尖那么大的小肿块,第二天孩子就被送到了医院。

中山三院一度寄托了他们相当大的希望,接诊时儿内一位老教授承诺说,“肯定治好”。

即便每天输液近10个小时,额头、双手、双脚满是输液留下的针孔,但肿块还在孩子的脖子上缓慢增长,喉咙受到压迫的孩子,哭闹声变得沙哑,体温也常烧到39℃以上。

治疗进展并未如料想般顺利。起初的抗炎治疗用了两

种抗生素,排查了淋巴结炎等多种病因仍未确诊。张玉升回忆,12月16日前后,这位老教授动员家长,孩子需要注射丙球蛋白(即“佰易”),以提高免疫力。

一个半月后,张玉升还念念不忘当时的一些细节,比如,老教授承诺这种药肯定能让孩子恢复健康;比如,三天之后仍不见效,老教授把剂量用到了最大。事后张玉升一直为此后悔,如果当时在频繁动员之后,他坚持不使用这种血液制品,如果当时医生把血液制品的潜在危险当面讲清楚,就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接近400元一瓶的药品共打了5瓶,每瓶5克,这让母亲邹艳觉得心安,她愿意相信这名老教授的话。她记得,24斤的孩子注射佰易之后,老教授查房时抚摸着孩子的肿块喃喃地说“怎么还下去呢?”

被绝望击中

这种在输液后瓶子里会留下白色泡沫的药品,并未能如那位老教授所言那般奏效。孩子的父亲坚持要转院。

从中山三院打车到儿内实力更强的中山二院之后,格格的病情引起了数位教授级医生的关注。母亲邹艳回忆,他们大都看看摸摸,摇摇头叹息着走了。

去年12月31日19时迎着医院下班的人流,孩子再次被推入磁共振检查室,揪心的母亲选择远离诊断室。此前孩子曾做过4次检查,每次都半途而废,尽管娇小的身体被注射了强力催眠药,但磁共振机器那像掘地机样的“咚咚”响动,还是让孩子痛哭着醒来。

这次检查成功了,但噩耗也由此带来,磁共振的操作医



患病的格格和父亲

生对张玉升说,“我在腹腔看到肿块了。”此前医生曾告诉过孩子的父亲,如果在腹腔发现肿块,那就意味着是肿瘤三期或四期。就在检查室前,夫妻俩放声痛哭。

张玉升随后把磁共振操作医生的口头结果告诉了儿科医生,还有相熟的口腔科教授等,他们都一致判断基本是肿瘤晚期,但最终的确诊,还要等待活检的结果。

被绝望击中的父亲,第一次感觉下楼腿软、下楼就忘记了要买什么,视线里不同年龄的女性,都会让他想象那是女儿可能失去的人生。

格格重生

元旦假期,孩子在支原体发炎药物作用下的肿块,却出现了细小的红肿化脓迹象。

元旦假期前,中山二院黄花岗医生曾对家长说,“你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假期做不了活检,就用三天的抗支原体感染的药看看效果。”事后来看,这句轻描淡写的话,成为格格“起死回生”的关键。

后的磁共振腹腔检验结果。

下午,拿到核磁共振报告的张玉升才彻底放心,没有癌细胞,更没有扩散。

怕老头出事,喜讯一开始没敢告诉格格的外公,直到外婆看他又一次坐在沙发上痛哭才不得不说了出来。

再次打开的恐慌之门

伴随着肿块逐渐离开格格的脖子,格格的父母感恩着宴请了好心人,退还了捐款,一家人筹划着去海南旅游庆祝劫后余生的当口,又一次打击不期而至。1月24日,张玉升看到报纸上的“佰易”“丙肝”大字,马上抓起手机给妻子邹艳打电话,让爱人查病历核实是否女儿曾经注射过广东产的佰易丙球蛋白。

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喂格格吃饭,勺子一下子掉落在地上——格格正是注射了那些怀疑含有丙肝病毒的药品。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京城已有不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这加剧了格格的恐慌。邹艳上网查了相关的报道时,顺便搜集了一下丙肝资料,发现这是一种1989年才真正被人类发现的病毒,对比名气更大的乙肝,丙肝更可怕,“相当大的患者会发展成肝癌。”

他们致电中山三院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一个医生对他说,“你女儿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目前没有任何通知。”次日,张玉升起床之后没来得及刷牙,单独告诉了邹艳。他注意到,当时妻子紧紧抱住女儿,没有任何表情。

他没敢回到9楼儿内病房里时,心又悬了起来,医生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需要看最

后的磁共振腹腔检验结果。

下午,拿到核磁共振报告的张玉升才彻底放心,没有癌细胞,更没有扩散。

怕老头出事,喜讯一开始没敢告诉格格的外公,直到外婆看他又一次坐在沙发上痛哭才不得不说了出来。

再次打开的恐慌之门

伴随着肿块逐渐离开格格的脖子,格格的父母感恩着宴请了好心人,退还了捐款,一家人筹划着去海南旅游庆祝劫后余生的当口,又一次打击不期而至。1月24日,张玉升看到报纸上的“佰易”“丙肝”大字,马上抓起手机给妻子邹艳打电话,让爱人查病历核实是否女儿曾经注射过广东产的佰易丙球蛋白。

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喂格格吃饭,勺子一下子掉落在地上——格格正是注射了那些怀疑含有丙肝病毒的药品。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京城已有不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这加剧了格格的恐慌。邹艳上网查了相关的报道时,顺便搜集了一下丙肝资料,发现这是一种1989年才真正被人类发现的病毒,对比名气更大的乙肝,丙肝更可怕,“相当大的患者会发展成肝癌。”

他们致电中山三院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一个医生对他说,“你女儿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目前没有任何通知。”次日,张玉升起床之后没来得及刷牙,单独告诉了邹艳。他注意到,当时妻子紧紧抱住女儿,没有任何表情。

他没敢回到9楼儿内病房里时,心又悬了起来,医生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需要看最

后。当天,父母带着她进行包括丙肝在内的四五种检查。

德国的医生和广州一位权威医学教授都说,血液可能不只含有一种病毒,更为稳妥的办法是找两家医院,多做几个项目避免误差。

格格被扎哭了很多次。细心的父母留意到,患病之后格格变化了不少:看到白大褂她就开始哭;人生第一次学会了说“不要”这个词;还学会了给家里绿色小鹅玩具量体温;还学会了伸出一根手指往另一个手背上戳,这是打针。

1月26-30日是等待的煎熬,网上充斥着全国追查药品的新闻。张玉升本想从广州媒体看到些利好消息,但找不到关于佰易事件的报道。

反倒是外地的媒体为他呈现了可怕的图景:那家药厂伪造批号、使用问题血源制造的丙球蛋白,通过竞标在广州各大医院被使用。

30日,张玉升拿到了孩子的检验报告,证明所有的指标都是阴性。这跟当天卫生部公布的初步专家论证结果是一致的:“经对患者随访、检测,以及对问题药品的丙肝风险研究性评价表明,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存在和感染。”但在家里,外公外婆还是会不断地端详格格的脸色是否有肝病的黄,连他们都知道,丙肝和一些病毒都有潜伏的“窗口期”,以后每隔3个月仍要去检查一次,孩子仍要被抽血。

“为什么问题药选择了我女儿的身体?她是不是绝对安全的?”2月1日,年轻的父亲带着一个家庭的疑惑,出现在医院和相关的大楼里。但都没给他确切的答案。

《新京报》供稿